

Hot-Blood Series

011

同室操戈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千年恩

铁血文库

宋毅◎主编

帝国之殇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

冷酷的奥斯曼征服者
——塞利姆一世远征记

堑壕战

——索姆河战役的血色回忆

出版社

热品文

铁血文库

— HOT-BLOOD SERIES —

011

宋毅◎主编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文库·011 / 宋毅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87-5397-4

I. ①铁… II. ①宋… III. ①战争史—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899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楠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铁血文库 011

宋毅 主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cbgs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37千字 印张 / 13

版次 /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本期奥斯曼帝国专题，特别选取了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一世的辉煌远征以及帝国从征服到失去埃及的全过程，让读者全面了解奥斯曼这个曾经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塞利姆一世（1467—1520），奥斯曼帝国第九任苏丹（1512—1520），因以严峻手段治国而被称为“冷酷者”。他先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夺取了王位，又一改其亲巴耶济德二世时期相对和平的外交政策，对外大肆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叙利亚和北非地区。如此迅速的扩张力度，让他成为历代奥斯曼苏丹中夺取领土最多的一位。1520年病故前，他通过谋杀继承人之外的所有男性后代，确保了苏丹位置安全地传到其子苏莱曼一世手中。《冷酷的奥斯曼征服者——塞利姆一世远征记》通过对这个王者的叙述，将带你回顾奥斯曼帝国最为鼎盛辉煌的时代。

中东，似乎永远是这个地球上的焦点，从中东战争到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叙利亚战争，战火连绵。实则许多的恩怨，可以追溯到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时代——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从成为横亘欧亚之间的壁垒，到沦为被欧洲欺虐的“病夫”，民族纷争、领土纷争层出不穷。而在这其中，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成为最大的焦点之一。《帝国之殇——奥斯曼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一文中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三百年恩怨情仇，将带你了解这个庞大帝国的兴与衰。

堑壕战，在人们的脑海中总是与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有关一战的资料浩如烟海，《堑壕战——索姆河战役的血色回忆》一文从全新的视角，精选了四个老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生动回忆，并对回忆中出现的各种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进行了详尽解说，旨在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关于一战堑壕战和战争中与死神相伴的老兵们，对战争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面对现实利益的纠葛，其实真正能与邻邦做到“和睦友好”的国家并不多。但如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从始至终都彼此仇视，几度分分合合却又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也并不多见。《同室操戈——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千年恩怨》一文便将回顾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充斥着刀光剑影的恩怨情仇。

主编简介

宋毅:《铁血文库》系列 MOOK 主编，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著名历史、军事作家，曾获《现代兵器》杂志 2009 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出版有《战争特典：隋唐英雄》《壬辰 1592：决战朝鲜》《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畅销历史、军事著作。



宋毅战争史官方微信平台
仅需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
QQ 群：123520160
投稿 QQ : 24621756
投稿邮箱：24621756@qq.com

CONTENTS

目录

冷酷的奥斯曼征服者

——塞利姆一世远征记 / 米南德 001

帝国之殇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 / 陈杰 037

堑壕战

——索姆河战役的血色回忆 / 刘萌 079

同室操戈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千年恩怨 / 赵恺 125



冷酷的奥斯曼征服者

——塞利姆一世远征记



作者：米南德



◎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地

作为近代早期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在所有周边国家和民族眼里都是一个奇特而可怕的邻居。作为帝国掌舵人的历代奥斯曼苏丹们，更是那

个时代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和多面手。每一代苏丹都有着他们各不相同的天赋和秉性，也都出于各种目的来执行各式各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指令，其寿命与统治年月自然更是大相径庭。

就在这群时而贤明如圣主、时而暴虐如顽童的君主之中，“冷酷者”塞利姆显得格外显眼且与众不同。他在位的时间不长，却通过一系列短促而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将帝国的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他的铁拳重击让人胆寒，其残忍性格让人畏惧，他的成就也最终改变了帝国的整体走向与后来的历史进程。



◎ 塞利姆一世画像

一、欲求不满的帝国

无论是敌人、盟友还是宗主关系，奥斯曼帝国独特的欧亚民族交汇特色及其需要不断对外扩张的本质，都是那个年代很多个人及政治团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自从13世纪开始，一小批来自中亚土库曼地区的突厥人，来到被称作安纳托利亚的小亚细亚半岛，已经被混迹此地多年的远亲罗姆苏丹收纳，安排定居到今天的布尔萨（Brusa）。这一小撮不起眼儿的突厥人，却注定要创造一番轰轰烈烈的历史。

当这些突厥部落来到小亚细亚地区时，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放牧与劫掠。就和几百年来不断涌人整个地区的文化远亲一样，伊斯兰信仰特色下的圣战士加齐是部落士气与凝聚力的最佳依附。更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保持游牧民特色的同时，维系一定的战斗力。每当战乱四起，奥斯曼人这样的骑马战士就会成为各个帝国募兵人员的首选之一。但在布尔萨的定居，还有着更大的意义。从居无定所的牧民和难民，到被圈定在某地及周围草场的环境转变，让奥斯曼人逐渐习惯了定居与定牧生活。这对于他们后来建立稳固的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强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奥斯曼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提升着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但他们一开始却似乎显得前途暗淡。周围不是同样游牧民出生的突厥远亲部落，就是信仰东正基督教的希腊语居民。不远的东方和北部，是横扫中亚的蒙古帝国后裔，这些蒙古人曾经是他们逃难至此的最大动力。但正是这种支离破碎的乱世，给了奥斯曼人以前所未有的扩充机会。山地之间，星罗棋布的草场、村落和城镇，都可以被孤立与攫取。只要没有强烈的外力进行猛烈干涉，这样的蚕食战略很快就收到奇效。当他们将首都成功地迁到黑海边的大城市阿马西亚（Amasya）时，已经是地区内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了。无论是信仰相同的突厥部落，还是那些势单力薄需要保护的希腊城镇，都很好地被纳入了奥斯曼人原始而粗糙的国家系统内。为了适应这种快速的扩张形式，奥斯曼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一种名为苏菲派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在这种教派的影响下，即便是基督教的圣徒与信仰也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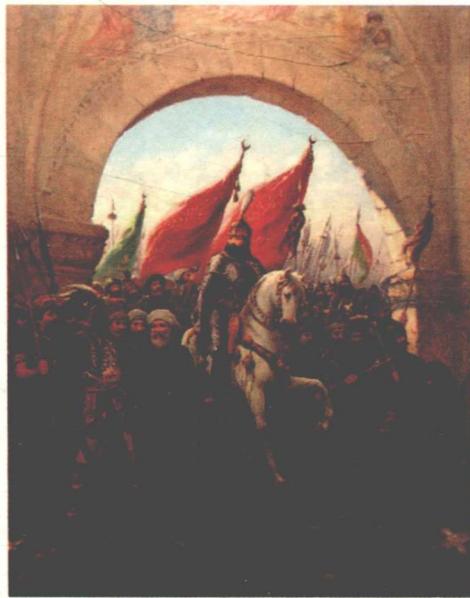
◎ 早期的土耳其轻骑兵，标准的草原轻骑兵善于进行边跑边射的帕提亚回马箭战术

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吞并一个又一个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城镇地区，也在之后的管理上获得了便利。纵然有拜占庭希腊人请来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雇佣军和尼西亚帝国皇帝的励精图治，都只是暂缓这一扩张进程，而无法从根本上做到逆转。

至此，奥斯曼人的扩张属性暴露无遗。整个14世纪到15世纪，他们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和富庶土地，接着一波又一波地渡过并不宽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占据了巴尔干半岛东部的桥头堡。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奥斯曼人遇到的都是些并不强大的对手。奥斯曼人甚至通过短暂的结盟和收买，就能让异教徒彼此敌视和动手，而他们自己则以幕后主谋、和事佬、雇佣兵或“维和部队”的百变造型，逐步控制了更多的地盘。



◎ 刚刚进入定居生活状态的奥斯曼军队。不少军事精英下马成为优秀的山地步兵，而邻近的突厥部落则可以继续提供轻骑兵力量



◎ 1453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这座欧亚大陆交界口的重要城市从此成为他们的首都，一直到20世纪初

就和所有处于成长期的帝国一样，奥斯曼人始终带着对更多领土和财富的饥饿感，四处扩张。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的贪欲本性，更是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下去而必须进行的自我改造。奥斯曼人在这一方面可谓有史以来不可多得的成功者，他们不仅逼迫自己饥饿，更是在成功后的几百年里继续保持欲求不满的状态。时间一长，巴尔干各地还没有被控制的国王和领主们，就开始注意到这伙来自亚洲山区的突厥人了。紧接着，开启十字军模式的

基督教国家，不断前来挑战奥斯曼人日益增长的权威，并在一次次失败后不断重组再来。奥斯曼人在他们的新领地上经历了一阵又一阵的腥风血雨。幸好，苏丹的麾下，总是有一支稳健而可畏的军队。这确保了奥斯曼人不仅在欧洲站稳脚跟，同时在亚洲地区也一路向东扩张。1453年，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 1432—1481）拿下了历史上最顽强抵抗的城市之一——君士坦丁堡，迁都至此的奥斯曼人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帝国时代。不管是在亚洲的安纳托利亚省（Rumelia），还是欧洲的鲁梅利亚省，大量原本为拜占庭帝国服务的希腊贵族和官僚阶层被新的帝国不断吸收，成为构筑早期帝国制度与统治的重要力量。

二、兼容并蓄的军事制度

奥斯曼人能在乱世中崭露头角，越战越强，与他们先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他们的军事系统结合了亚洲和欧洲多个地区的优秀成分，并随着征战领域的扩展而吸纳了更多新的战术与武器。更加严格的管理和指挥系统，让他们的纪律和战斗水平比强大的对手更胜一筹。较为宽松的权力下放模式，则尽最大可能地节约了和平时期的军事开销，并能够对那些潜在的加盟者提供足够的吸引力。

早期盘踞在布尔萨一带的奥斯曼战士都是以清一色的草原轻骑兵为主，策马奔驰、弯弓射箭是他们的拿手绝活，但缺乏足够的盔甲保护和有效的近距离作战能力一直是他们的软肋。部分精英贵族战士可以拥有较好的装备，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能决定成败。突厥特色的马术、射术和摔跤都是保持战斗力的基础。当邻近的突厥部落被吞并或投诚，体系几乎一致的他们会和奥斯曼军队完成一



◎ 早期的奥斯曼西帕希骑兵，他们的作战方式与突厥前辈差别不大

次无缝连接。如果有需要，这些游牧系的骑兵也可以立即下马客串成为步兵。勇武好斗的习气，加上高昂的宗教情绪，让不少水平欠佳的专业步兵都自叹不如。而那些定居的希腊语居民，则在加入奥斯曼人麾下后担任步兵力量。除了适合山地作战的标枪兵和守卫城市一流的弓弩手，希腊地方贵族也可以作为骑兵力量来加入奥斯曼大军。几百年来，突厥文



◎ 15世纪早期的奥斯曼安纳托利亚省军队，已经获得了良好装备的西帕希骑兵及其附庸步兵成为主力



◎ 14世纪后期开始加入奥斯曼军队的巴尔干士兵，包括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他们的军事风格与装备结合了巴尔干、拜占庭、突厥和西欧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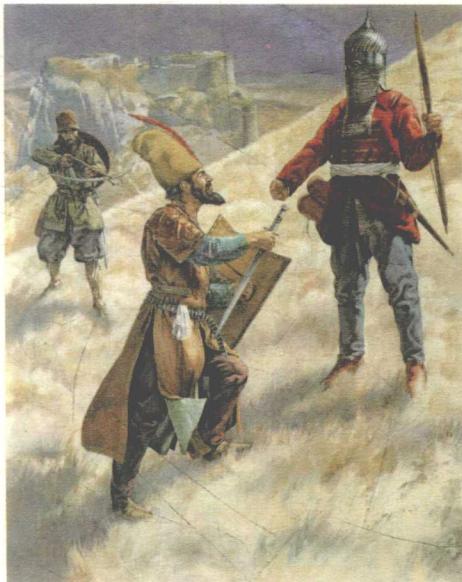
化和战术的影响，让过去不谙此道的希腊军事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突厥化，这更加有利于新来的奥斯曼主人指挥他们。

14世纪后期，奥斯曼人逐渐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扩张，也因此大量接触了欧洲人的军事系统。无论是东欧靠近草原地区的传统轻骑兵力量，还是受西欧影响发展起来的骑士重骑兵部队，抑或是兼而有之的各类步兵战术，都被如饥似渴的奥斯曼人收入囊中。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不需要被剥夺土地家产，也不需要额外纳税，也不管你说希腊语、保加利亚语还是斯拉夫语，无论你信仰东正教、天主教还是某个为东西方教会都不待见的小派别，只要愿意为苏丹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并在混乱而复杂的战场上服从指挥，那么任何基督教领主的土地和大部分权利都会被保留下来。相应的，奥斯曼人也就为自己的军队里增添了更多战斗力更强的骑兵与步兵力量。欧洲的新式武器技术，也由意大利的商人带着越过亚得里亚海，送到奥斯曼军人手中，让他们如虎添翼。

当然，为了有效地组织管理这些分布各地的大小军事力量，奥斯曼人也必须使用定居民族的武器系统来加以规范。中世纪穆斯林传统的米勒克制度就是奥斯曼人最佳的参照。按照此规定，作为报酬，为穆斯林政权服役的军事人员将根据其所能承担的军事义务和提供的武装力量，分得大小不一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主人不需要

缴纳日常税收，但要在战时提供相应的部队。奥斯曼人当年获得布尔萨的土地，也是依照此制度履行义务的。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南部的希腊人则采用与之类似的拜占庭帝国军区制。土地同样依据受封者的能力与水平，来规定大小。奥斯曼人则以自己的蒂玛制度，将极其类似的两者合二为一。而且他们还做出了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军事地产的拥有者在死后，其后代只能保留一部分土地，以继续使用。只有当他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才能被授予更多的土地。至于是否还是他父亲当年坐拥的地产，就不一而论了。这样的好处自然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贵族的管理，并更好地激发了整个贵族阶层在战场上的拼搏精神。这些接受了奥斯曼人改造的军事领主都会获得一个统一的称号——西帕希。

进入欧洲后，奥斯曼人又遇到了中世纪时代的第三种军事采邑制度。在这片土耳其人称之为鲁梅利亚的土地上，尤其是和西方接触颇多的塞尔维亚地区，西欧式的军事封地比比皆是。与伊斯兰世界和希腊正教徒的军事制度不同，西欧式的封建采邑可以由父亲直接传给自己年龄最大的男性后代继承。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新来的奥斯曼统治者将之慢慢纳入自己的蒂玛体系，让各级骑士都成为自己麾下的西帕希。有能力的西帕希老爷，也需要提供更多的骑兵与步兵参战。此外，在小亚细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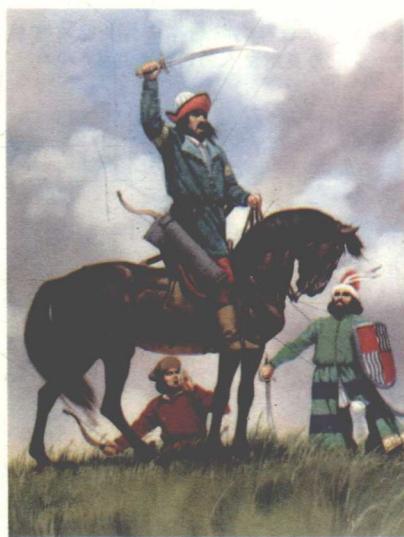
◎ 向奥斯曼军队投降的希腊军官，他很有可能摇身一变成奥斯曼人的西帕希领主



◎ 生活在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领主的部队。他们深受之前入侵中东的西欧十字军影响，无论是制度还是作战风格，都非常西欧化

半岛东部和南部的亚美尼亚人，也属于西欧的采邑制度体系。他们最初以雇佣兵为苏丹服务，随后便也逐步被同化成为当地的西帕希。

长此以往，巴尔干半岛上的鲁梅利亚省越来越大。境内的骑士、城镇居民和边境游牧民们都成了奥斯曼军事力量的坚实基础。甚至，过去的国王、公爵都可以继续以附属王国和公国的形式存在下去，只要向奥斯曼朝廷纳贡并在战时提供部队，就能够继续保有相当大的权利。当然，没有多少财产的赤贫群体，也可以在奥斯曼人的征战事业中出一份力，被称为阿扎普的轻步兵便是从这些人中间招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也不会因为作战而拿到军饷，却可以在胜利后大肆劫掠新占领的土地。因而，数量庞大的他们，往往是奥斯曼大军历次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与之地位类似的，是那些居住在农耕区域边缘草场的牧民，他们组成的阿金日轻骑兵是奥斯曼军队最好的哨兵与骚扰力量，能在诱敌深入和战场断后方面发挥奇效。因此奥斯曼人曾经将一些草场直接封给了从亚洲来的突厥部落，让他们继续在欧洲大地上保持原先的生存状态。



◎ 15世纪中后期深受突厥军事风格影响的希腊地区军队，他们的轻骑兵和步兵力量也是奥斯曼欧洲军队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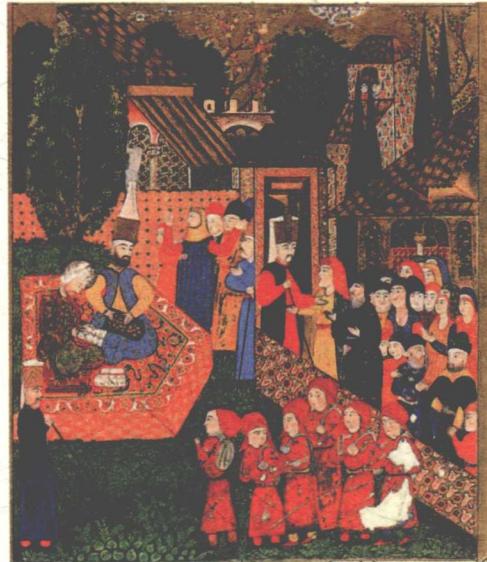
拜占庭时代留下的步兵征集制度也被奥斯曼人直接采纳，每 10 个基督教家庭就需要供养 1 个重装步兵去军队服役。这名重装步兵身后往往会有多达 9 人的轻步兵学徒一起作战。而在亚洲地区，早年就投靠帝国的城镇守备队，则是以弓弩和标枪为主的雅雅轻步兵，其战斗力明显逊于欧洲地区的同行。更麻烦的是，要动员他们离开所属城镇参战，必须支付一定的军饷才行。

正是蒂玛制度与征召步兵体系，确保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武力基础。而为了给中央建立一支可靠的常备军，奥斯曼人又搬出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奴隶兵制度，建立了一支名为卡皮库鲁的近卫军。自从 8 世纪统治两河与中亚的阿巴斯王朝起，不少穆斯林君主都选择购买奴隶，来训练成

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样做好处在于，这些奴隶身份的士兵可以完全脱产的形式，常年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可执行长期任务。由于是苏丹本人的私产，他们也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依附自己的主人。后来的塞尔柱突厥帝国虽然是奴隶军犯上作乱的产物，但依然继续了这种看似非常不人道的制度。而同样是以奴隶兵集团立国的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

朝和印度的德里苏丹王国，都依靠存量巨大的奴隶军团称霸一方。

受此启发的奥斯曼苏丹比他的穆斯林前任们做得更加彻底。过去，军事奴隶并不限定年龄，只要身体健康即可。从马穆鲁克开始，规定奴隶部队必须全部改宗伊斯兰信仰。到了奥斯曼人的时代，奴隶兵的兵源已经变成了年纪在5—14岁之间的基督教男孩儿。这样的好处在于，将奴隶自孩童时代就抓来进行伊斯兰信仰改造与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士兵更加忠诚而善战。而且因为他们出身基督教徒，无论是来自底层农民家庭还是地方领主和属国王室，都无法与传统的奥斯曼贵族轻易串通，谋反威胁就降到了非常低的地步。某些资质颇高的奴隶兵，甚至可以平步青云，进入宫廷为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而普通的卡皮库鲁士兵则会被分别训练成精锐的中央骑兵西帕赫和加尼沙里步兵（Janissaries）。甚至还有一些紧跟时代的潮流，成为炮兵和工兵。尽管好用，卡皮库鲁部队因为供养价格的不菲，所以一直数量不多，呈缓慢增长，但他们无疑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微型军队。



◎ 一幅奥斯曼人自己的画作，描绘的是苏丹视察新招募来的基督教幼童

三、苏丹的利刃

为了将来源复杂、种类繁多的部队，在战场上捏合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奥斯曼人也是动足了脑筋。最精锐的卡皮库鲁部队无疑是非常善战的决定性力量，却不可能始终处于最危险的一线进行消耗。所以，每当临战，卡皮库鲁们都会伴随苏丹或者最高指挥官本人一起，居于战线的中心最后方。以传统的土耳其式弓箭为主要杀伤武器的他们，会为自己的阵地构筑不错的野战工事。（早期的炮兵部队也基本位于阵地附近）。对于这支近卫军而言，若是有能突破阵地杀到他们眼前的，绝不会是等闲之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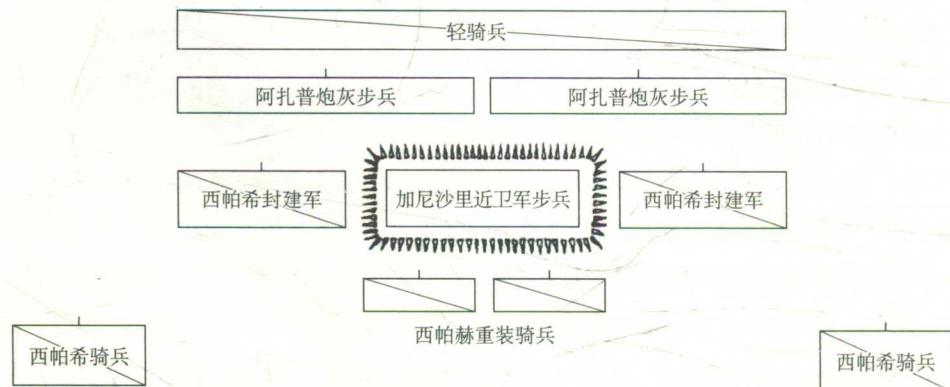
在野战工事的左右两侧，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两地的地方步兵。这些地方领主和城镇提供的部队，依然以弩箭和弓箭为主的投射轻步兵居多。当然，这些轻步兵身



◎ 早期的加尼沙里步兵以土耳其弓和剑作为主要武器，在野战中他们非常依赖防御阵地

前，会有披甲的重步兵给予掩护。这些步兵的侧后方，是来自欧亚两地的地方封建骑兵团伍。当杀入奥斯曼核心阵线的强敌与己方精锐进行缠斗时，他们将会迂回到敌军的两翼，发起致命一击。

不过，仅仅依靠这些手段，还不足以使得对手们乖乖地钻入奥斯曼军队的步骑兵包围圈。这时候，作为战场炮灰力量使用的阿扎普步兵和阿金日轻骑兵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每当敌人靠近战场，阿金日轻骑兵就会以最传统的突厥骑兵方式，进行来去自如的骚扰。如果对手因不胜其扰而恼羞成怒地发起追击，就会被边打边撤的阿金日骑兵引入后方的步兵阵地。阿扎普步兵会在主力部队之前构筑起1~2层战线，他们的弓弩投射会削弱对方的进攻势头。如果对手突破了阿扎普步兵的松散阵线，那么奥斯曼真正精锐力量的弓



◎ 标准的奥斯曼军队布阵模式，各个部分的不同兵种都有明确的分工

弩和炮兵，又会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发射死亡怒吼。中世纪时代，大部分民族的武装力量都以骑兵部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所以奥斯曼人的这种战法，非常能够遏制四方的对手。

奥斯曼人的军事制度使他们对地方军事贵族和士兵的控制力，都远高于普通欧洲君主对麾下骑士们的。所以，即便是在初战不利甚至部队指挥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指挥官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重组混乱的军队。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一名诈降的马其顿贵族成功地刺杀了当时的奥斯曼大军总指挥，也是他们的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26—1389）。换作当时很多其他的军队，可能已经开始全面溃败。但奥斯曼人在将刺客剁成肉泥后，马上团结在了苏丹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 1360—1403）麾下。随即，奥斯曼人将已经占据上风的巴尔干联军一扫而空。13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领衔的十字军，用一轮势不可挡的骑士冲锋，击破了奥斯曼阿扎普步兵的阵线。面对在阵地上严阵以待的加尼沙里步兵，不少落马的法国骑士拼命地徒步前进，险些再次得手。但在苏丹巴耶济德的指挥下，加尼沙里步兵成功地守住了阵地。法兰西的“拼命三郎”和后方正在赶到的德国、匈牙利骑士一起，被及时完成侧翼包抄的西帕希骑兵和塞尔维亚骑士击溃。到了1402年，在灾难性的安卡拉战役中，大量来自小亚细亚山区的突厥军队临阵倒戈，加尼沙里步兵与来自鲁梅利亚的地方军一起遭到重重围攻，但却一直坚持到天黑，才被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击败。

进入15世纪中后期，浴火重生的奥斯曼军队已经愈发成熟。在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中，面对由匈牙利和波兰人组织的、名将匈雅提指挥的东欧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一次次硬碰硬的骑兵大战中被死死地压制住了。由于波兰国王的草率出击，奥斯曼人抓住机会，击毙了这位敌军阵中地位最高的领袖。随即，又是一场惊天的逆转，让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死伤惨重。在此战中，东欧十字军一边的捷克雇佣军带来的胡斯战车与手炮，让奥斯曼人大开眼界。对于武器技术进步异常敏感的他们，随即缴获的战车与火器加以仿制和运用。此后，



◎ 欧洲中世纪手抄本上的尼科波利斯战役图，奥斯曼近卫军的阵地和弓箭是欧洲人的惨痛记忆